

皇太极至死不渝的最爱

那海兰珠

NAHAILANZHU

拉费比尤◎著

I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皇太极至死不渝的挚爱

那海兰珠

NAHAILANZHU

拉费比尤◎著

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海兰珠/拉费比尤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07. 11

ISBN 978 - 7 - 80188 - 929 - 4

I. 那… II. 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1872 号

著 者:拉费比尤

责任编辑:涂卫东

策划编辑:韩薇 郭晨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 - 64267325 010 - 64245264(传真)

电子邮箱:xiandai@cpitc.com.cn

印 刷:北京业利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1092^{*} 1/16

印 张:17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188 - 929 - 4

定 价:48.00 元(全二册)

第一章 求婚

“叶海蓝，到我 office 来一下。”电话里传来大老板严肃的声音。“好的。”挂上电话，我无奈地揉了揉有些发痛的双眼。

最近这个月一直在盯欧洲食品节的项目案，弄得自己每天几乎除了吃饭上厕所基本上没有离开过电脑。

摘下眼镜，整理了一下头发，我便搭乘电梯往顶层蒋总的办公室走去。

轻叩了几下门便听到蒋总的声音：“进来吧。”我打开门，一走进去便看见蒋总坐在他的办公桌前表情严肃地望着我。“蒋总，找我有事吗？”他示意我坐到办公桌前的真皮座椅上。“你几天没睡过觉了？怎么眼睛这么红？”蒋总将身体后靠到老板椅上一脸严肃地问道。“很难得啊！大老板居然还关心我们小职员是否有时间休息。”我调侃地说着。“海蓝，回去休息去！别熬了！”他有些命令式的口气。“那怎么行！这次食品节本来就时间紧迫，再加上参加的国家至少有三十多个，具有实力的大公司如此之多，不做好准备，我们 Aleora 别说分杯羹了，估计连汤渣都喝不上。”

其实我何尝不想回去睡觉，不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实在不能放过。我的透明食品概念一定要借着这次的机会推出去。

透明食品是在自然食品概念的基础上尽量减少各种形式的食品添加剂，尤其包括各种食用色素。因此称为透明食品系列。自从毕业之后我已经在 Aleora 食品公司工作了接近两年了，一直都在研制这种透明的食品，现在正是该收成的时候了，我又怎会因为多睡那几个小时的觉而前功尽弃呢。

“其实你何必任何事都亲力亲为呢，有些小的事情你就放手让下面的人去做就好了。毕竟你也没有三头六臂，更何况你的广告概念也并不见得比市场部的人优秀多少。”他一脸面无表情地说着令我想扁人的话。“本来还以为你蒋大老板是真的关心职员，现在才明白你不过是不满意我的工作



表现,想换人了吧?”我假装一脸气愤地说。

他居然轻轻地笑了一下,虽然只是嘴角的微微上扬,这对他来说也算很难得了。“我还不至于把自己的‘摇钱树’换掉这么低智商吧?!”他好笑地看着我接着说:“不管怎么说,你今天晚上不许再留在办公室过夜了。先回家好好睡一觉,不会休息的士兵一样不是好士兵,知道吗?”

看吧!大老板的架子又端起来了。“OK,我回家,我今晚一定回家。小女子绝不敢违抗蒋大老板的命令。如果没其他事我就跑现场去了啊?”我站起来已经做好了要走的准备。

他抬起头看了看我犹豫了下说:“你先去好了。”“好的。”

就在我的手已经搭上门把的瞬间,蒋总却突然说道:“晚上我请你吃饭。”我回头不解地问:“干吗?杯酒释兵权啊?”“晚上严教授抵达上海。你不是有几个包装上的小问题还解决不了吗?晚上一起谈谈吧。”他的目光很柔和。“真的假的? Dr. Micheal Yan?”我突然像被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一样,浑身上下的细胞似乎都振奋了。“严教授怎么会回国啊?”我又走向他面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美国那方面已经和严教授解除了合同了,严教授这次回来是为了落叶归根。他打算去理工大学任教了,毕竟人老了还是念着生养他的土地。怎么样,晚上你去还是不去?”“去!当然去!”谁不去谁是脑子被驴踢了●

我一直很敬重严教授。在 Ottawa 上大学的时候听过严教授有关食品感官科学的几个讲座,他精辟的见解与反复论证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当时真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就感觉中国人真牛!现在居然有机会和他单独面对面,这种殊荣怎么能放过!这比睡三天三夜还能让我精神呢。

“严教授晚上7点的飞机抵达浦东。我们大概8点去瑞景府吃晚餐,可以吧?”蒋总询问着我的意见。“问我干吗,你决定就好。只要严教授能出席吃拉面我也干。”我爽快地回答道,完全忘了自己对吃的东西有多么挑剔。“那你去吧,下班之后我在停车场等你。”说完他摆摆手便埋头文件堆中了,我应了一声便开门走了出去。

蒋总——蒋谨淳, Aleora 亚洲区首席执行官。其实他是个很严肃的人,几乎是不和任何人开玩笑的,而且估计全公司除了我敢在他面前狂说废话之外,其他人在他面前都是毕恭毕敬的。

说来也奇怪,其实我和他并没有多熟,但是我就是打心底里不怕他这个大老板。记得刚加入公司没多久,第一次去德国出差之前,他在办公室

嘱咐我说新产品在欧洲的上架费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加多3%了。我当时一听“扑哧”就笑了，回他说：“你当我脑袋跟猪追过尾啊！欧洲的上架费本身就已经高得不合理了，我怎么可能还给他们加价啊？有钱没处花捐给希望工程啊，总之不能再扔更多钱给那些鬼佬了。”那时只听他秘书站在我背后倒吸一口气的声音，而他却笑了。

总之从那之后我就没怕过他。我们之间除了工作其实是很少接触的。像今晚这种工作性质的晚餐次数也是屈指可数。更何况他是个作风很严谨的上司，他家有贤妻，女儿今年好像也三岁多了，所以他总是会尽量避免与任何异性之间不必要的接触。这点倒是蛮值得敬佩的，毕竟 Aleora 的亚洲区总裁是何等令美女垂涎的尊贵身份啊！

当晚进餐之间，我向严教授讨教了很多有关真空食品包装的技术性问题，突然觉得自己的思路豁然被打开，感觉自己真是如井底之蛙啊！

席间严教授居然还半开玩笑地对蒋总说：“你们公司有叶海蓝这等人才真是不可小觑啊！”这句话对我倒是挺受用，毕竟好歹是严教授说我是人才啊！可是蒋谨淳先生却只是公式化地一笑，并没多说什么，看来我年底加薪无望了！不过无所谓，我这顿饭吃得极其开心。

严教授给我讲了很多美国现阶段的科研新思路，我们你一句我一言地讨论得亦亦乐乎，蒋谨淳却极少插言。毕竟他是 MBA 专业出身，就算他对食品操作基本程序了如指掌，单纯的技术研发方面的问题他还是门外汉。

晚餐结束后，严教授被司机接走了。蒋谨淳坚持亲自送我回家。

我一路上不停地夸赞严教授知识渊博，简直将他封为偶像级人物。蒋总却不多说什么。

当汽车驶入我家花园小区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于是问蒋总道：“你是怎么请动严教授的？他今晚才下飞机，一个小时之后就赴你的约会，你面子还真是不小。”蒋谨淳半天没开口说话，直到车停到我家门口。他拉住手刹之后才注视着我，有些犹豫地说道：“其实 Dr. Yan 是我前妻的父亲。当时我在哈佛念 MBA 的时候，与我前妻是同学。但是我们后来因为性格不合，结婚不到一年就又分开了，所以严教授多少会卖我一点儿面子吧。”

难怪了！吃饭的时候就听他“您，您，您”地称呼严教授，我当时还奇怪呢。如此说来却是历史问题，身份尴尬啊！

“总之谢谢你了！听得严教授一席话，胜熬一百个夜晚啊！我总算可以安心睡个觉了。”我不无感激地看着蒋总说。“如果有用，那么我是不是



可以期待这次欧洲食品推广会上,你至少可以帮我拿公司今年总利润的10个百分点回来啊?!”他表情轻松地问我。“不愧是商人啊!吃人都不忘了把血也一并喝光了。”我笑了,其实究竟有没有可能直接收益10%的利润我也不敢打保票。“你回去好好想想吧。总之,我希望得到的理想成果是至少7%以上。”他表情突然变得认真,目不转睛地盯着车窗前方说。“我们目标一致!”我脱口而出,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战前协议”。

他又回过头来目光柔和地看着我说:“不过重中之重是回去补觉!晚上不要在家再偷着开夜车了。希望你明天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Yes, Sir!”我举起右手,搞笑地打着敬礼。

下了车,我说道:“晚安!”

他点了点头便开车离开了。

我走上台阶,刚打开家里的门,就看见妈妈像看怪物一样地望着我。

我还没机会说什么,妈妈的音波功就开始发作了:“你个死孩子,你说你都几天没回来了?还关机不接电话,我还以为你被人拐卖了呢。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啊!都快26岁的人了,怎么连父母担心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啊!……”得得得!我先投降,省得一会儿死状惨烈。说来我还真是佩服我爸,双眼2.0的视力,怎么就千挑万选,选中我妈这顶机关枪了呢。逮谁就是一阵扫射,敢情我爸练了快30年了,皮厚得跟穿了防弹衣似的,我可是细皮嫩肉的,哪里顶得住啊!

“妈,我在公司加班呢。老板都是可恶的资产阶级,剥削我们这些小打工族,连我们的休息时间也不放过。说到那该死的手机,我也不想关机啊,可是它偏偏没电了。别生气了,你看你这么年轻的脸上如果因为生气多出几条皱纹来,那每年好几万的美容费不就白扔了。别生气了啊!噢……我爸不在家啊?”我开始死磨硬泡外加转移话题。

“你爸又出去吃饭了,你们爷俩一个样,外面乱忙不着家。”我妈还是生气。“那你就不能打个电话回来啊?不知道我和你爸都担心啊?”还是可以感觉到我妈明显气消了一点,可惜就是不依不饶。“嗯,这个嘛……公司电话线坏了,电话都打不出来了。”我胡诌瞎扯着。“编,接着编。你这孩子从小就不会说谎,你有本事说谎自己别笑啊。瞧你那嘴巴咧的。”不愧是我妈。毕竟我是她肚子里出来的,我啥事她不知道啊!

“妈你也真是的,我这么大人了有什么好不放心的,以前自己一个人在加拿大上学,8年不也就这么过来了。别总拿我当小孩子。”“哦,对了!”不

知我说了什么好像突然刺激到我妈，她着急地说道：“你说加拿大我想起来了，袁逢这两天一直给你打电话，你手机不开，他也找不到你，急坏了。你说你也真是的，留个办公室电话给我们多好，非说什么怕我们打扰你工作。你看现在弄得谁都找不到你。你有时间赶快给袁逢往加拿大打个电话吧。”我妈的话简直就是当头棒喝，我确实是忙得把谁都忘了。

我迅速抓起移动电话，脱了鞋就往楼上跑。快跑进自己房间的时候还听见我妈喊了句：“海蓝，我熬的汤，你喝点汤再去啊！”“不喝了。”还喝什么汤啊！再不打电话，估计袁逢那个疯子又该像上次一样坐十几个钟头的飞机跑回来找我了。

拨通了电话，很长一阵响铃，终于有人接听了。

“海蓝，你又怎么了？这都几天了？电话关机，也不回家，你出什么事了吗？”还没等我说话又一个向我开炮的，敢情我今天就是当炮灰的命了。“你先别着急啊！听我慢慢说。”我尽量温柔地解释道，他就是看不见我的表情，要不然我保证装可怜，再多拿点儿同情分。“你说！”看来这家伙气不小。

“我加班啊！我不是跟你提过这次的欧洲食品节吗？我正在忙着做广告和会场布景呢，白天必须要跑广告公司和会场什么的，很多文案工作就只能放到晚上做了。你也知道我在家里做不了工的。别生我气啊，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手机真的没电了嘛。”“我并不是反对你忙事业，可是你也不用这么拼啊！你如果当初选择留在加拿大就不会这么辛苦了。”“我们不是说好不再提这件事情了吗！”解释多了我也有点儿气了。“好吧，不提以前的事情好了。海蓝，这次食品节结束之后你申请调回加拿大吧，好不好？”他的声音突然软了下来。

“为什么啊！我在这里做得好好的，而且离父母也近。”我就是不懂他为什么非逼我回加拿大。难道我喜欢他就要为他放弃一切吗？“别总拿你父母做挡箭牌，你父亲也快退了。再说你父母根本也是要移民的，不过就是早一两年的事儿。”“我们能不能先不谈这些啊！”怎么总是这样！之后我沉默了，他也沉默了。

“海蓝。”突然他打破了这沉默，“我们结婚吧！”什么！我的脑子里响了一个惊雷。“我是很认真的，我们已经拍拖5年了，现在我们也都有经济基础了，我们可以组建属于自己的家庭了。我很厌倦现在这种生活，我每天都想你，想你就像是我的工作一样，我不管把自己弄得多么忙碌，但是我依然是寂寞。我渴望每天都能见到你，我想你睡在我的身侧。这样我想抱你



的时候，一下就能够到你。海蓝，我要你成为我的妻子。还记得吗？‘圆叶氏’？”他深情地诉说着。

我“噗哧”一声笑了，因为那句“圆叶氏”。

当初我们两个开玩笑说如果是在古代，我要是嫁给了他就是袁叶氏。然后他笑着说：“那如果有‘圆叶氏’是不是也应该多个什么‘方叶氏’‘三角叶氏’之类的。”

我仔细一想回道：“那我倒是不介意，毕竟‘叶氏’没变，变的都是夫姓，我不介意尝试新称呼。”

他突然反应过来后就生气地把我压在床上不停地呵我痒，直到我求饶说只要做“圆叶氏”为止。

袁逢在电话里听见我笑了，又接着说：“圆叶氏，现在你丈夫要你嫁给他，你愿不愿意？Will u marry me?”“不愿意！”我干脆地回答他。他声音极大地由电话里吼出来：“为什么？”我抠抠被他吼痛的耳朵道：“因为都已经是圆叶氏了，还怎么再嫁一遍啊？！你想我犯重婚罪啊！”

“那么说——你是答应了？！”他惊讶又紧张地问着。“嗯。”我小声应了一下。“你大声点儿我听不见，我真要疯了。拜托！你大声点儿嘛！”他急切地问着。“好的，我嫁给你，可以了吧！够大声了吧！”我大声地喊着。心想让你尝尝什么是“河东狮吼”，免得将来说我没给你打过预防针。

“OH, YES! YES! YES! HER ANSWER IS ‘YES’。”袁逢兴奋的声音伴随着很多人欢呼的声音顺着电话那端传了过来。“你先 calm down. 你身边是不是还有别人？我怎么听着人还不少呢？”我好奇地问。“嘘！My——fiancée——still has few words say to me.”这句话明显不是跟我说的，电话那边突然安静了。“哦，是 Phil 他们，他们和我一样兴奋呢。”他有些气喘吁吁地回答我。Phil 是他在加拿大的死党。“不是吧，你求婚还带着助威团？！”我笑他的小孩子脾气。“那可是，人生大事呢！我很想现在就飞到你身边。”他热情地说道。“别！你可别！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另外我食品节结束之前不许你出现。你来了我就没有办法安心工作了。让我把单身生活结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做好吧，好不好？”我怕死他那说风就是雨的性格了。

“遵命！老婆大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假装严肃的语气始终藏不住欢快。“那我先休息了，不行了，我实在是太累了。”不知怎么我现在突然有种散架的感觉。“好吧，你快休息吧，熬了那么多夜。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记住要开手机啊！”“遵命！老公大人！”我学着他的语气回答。“那就

bye了?”“Love u, Bye.”他的声音消失在话筒那一边。感觉他的一切突然变得遥远了。

我给手机充上电之后便进浴室打开 spa 的水喉,我需要洗个 spa 放松一下。

将自己丢进热热的水里真是太舒服了。我的思绪也开始随着“咕噜咕噜”跳动的水泡游走。

认识袁逢是大学第一年的事情,那时候的我是个只知天天 K 书的呆学生。

袁逢在他很小的时候便全家移民加拿大了,他的父亲是澳门人,母亲却是北京人。他们家在 chinatown 里面有一家规模不小的亚洲超市和一座茶楼。

刚认识他的时候只觉得他的名字很不通。他笑笑解释道:“我爸姓袁,我妈姓冯。我的名字就是他们的结晶。就像中国古代的宋江一样,他父亲一定姓宋,母亲姓江。”

他说完之后,我只记得我们几个女生笑做一团,他却一脸莫名其妙。

我调侃他说:“我总算知道了,没有文化那是真可怕呀!”接着大家笑得更大声了。

此后他便注意我了。因为他姐姐袁洁是我同专业的学姐,还是要好的死党,因此我们很快便和袁逢熟识了起来。

一年之后我们就相恋并且同居了。在加拿大同居是正常现象,没有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约束,我们在一起住了接近 3 年的时间,直到他先毕业。

他学无线电通讯的,之后去英国读了一年研究生,也就是那一年我大学毕业了,突然决定回国发展。

袁逢本来满心期待我在加拿大找份工作等他从英国回来,结果没想到就这样我们结束了同居的生活,开始了两地分居的恋爱。

袁逢是我到目前为止唯一的男朋友,唯一的男人。我们相处了 5 年多的时间,亲切得就像彼此身体的一部分,不可或缺。

也许真的是到了我们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第二章 穿越

也许当一个人疲劳过度时，更难入眠。

spa 的水喉依旧开着，我的脑袋却空白一片，披着湿发无聊地摆弄着梳妆台上的首饰盒子。

习惯性地捡起盒子中最亮眼的晶莹钻石。这条价格不菲的 Cartier 项链是袁逢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那是我们交往后第一年的纪念日。当时真的被他的举动吓傻了，因为这条链子足以交付我在加拿大一年的大学学费。

袁逢的母亲还为此事说教了我们一番，我也生气他的不知轻重，他却倔强地说：“你们都想错了，别把它当作是一份礼物而已，它是将来要陪伴我妻子一生的信物，将来还会传给女儿和孙女。”

听完这番话，我与他母亲都惊讶得瞪大双眼。大学时期的恋爱，谁会那么肯定一份飘忽不定的感情。可是袁逢从那一刻起就从未怀疑过分毫。

如今四五年的时间一晃而过，真的是快要走进结婚的殿堂了，我突然觉得心像是被人放在枯井里一样，感觉周围怎么突然静得可怕。

坦白说我很矛盾，自从与袁逢在一起，这种矛盾就一直跟着我。袁逢很优秀，是我姐妹淘里面公认的未来好老公的典型。

现在女人选男人的观点其实无外乎外形，学历，家世，浪漫，幽默，有责任感，以及有 potential 什么的。袁逢在这些方面确实没什么可挑剔的，但是我为什么总感觉缺了点什么？究竟是缺了什么呢？连我自己都说不出。看来我是真的患了“富贵综合症”了，也就是俗话说的——吃饱了撑得。

算了！别庸人自扰了，结婚估计是已成定局了，没自由也就是必然的了。不过就算结婚后还是可以趁入睡前幻想幻想 Brad Pitt 之类的大帅哥，反正袁逢也不知道，也不会算我红杏出墙，而且还多个人见人爱的帅哥老公，何乐而不为呢？想到这我突然又开心起来了，抱着厚厚的杂志倒在大床上。



我总是有睡觉前看会儿书的习惯，我读的书一般都很杂，大多是一些实事政治、学术研讨之类的，最讨厌看人物传记与历史传奇。不知又看了多久的书，我竟沉沉地睡过去了。

梦中的我好像又回到了 Ottawa Uni 的校园。看到了我几乎每天都要在其中耗几个小时的 central Library。

我看到了自己咬着巧克力棒踮起脚尖够头顶书架上的书，总是差那么一点，怎么也够不下来。突然一双长长的胳膊伸出，一只白净的手将书取了下来摆在我的面前，我看着帮我取书的人笑了——“袁逢，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接过书笑着问他。

他腼腆地笑了笑：“我看到你过来找书就跟进来了。”

“你找我有事啊？”我看到他表情怪怪的脸，就会不自觉地想开他的玩笑：“你总是 chasing me around，该不是想追我吧？”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他窘得说不出话来，我还真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呢。

他突然抓起我的手激动地说：“其实我是喜欢你的。海蓝，be my girl. 我是认真的。我保证一定随便任你欺负，而且绝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这次换我脸红了，周围经过的同学已经有些在注视我们了，“拜托！这里是图书馆……”

“So what? 反正我要你给我一个答案。海蓝，你喜欢我吗？”他霸道且固执地问着。

我瞠目结舌，没说话，但是我却点头了。

这算什么反应？随后我们对视着笑了，很有默契地一起跑出了图书馆。免得在里面被人“参观”。

他突然一把拉住了我，让我面对他。

“海蓝，可以给我一个 hug 吗？”他还真是得寸进尺。

我生平第一次走进了一个除了自己父亲之外男人的怀抱。这就是恋爱吧？这滋味真甜！

“嘻嘻嘻……嘿嘿嘿……”如果人会笑醒的话，那么这应该是一个可以让人笑醒的好梦，我闭着眼睛无比享受地躺着伸了个懒腰。心想：怎么会梦到我们在一起的情景，而且完全就是历史重现？袁逢，看来我还真是很喜欢你的！想到他我就更开心地又笑了。

奇怪了今天！怎么闹钟也不响了，老妈也不叫我起床了，难道我还在做梦？似乎不太对！这个味道就不对！……

我猛地睁开眼睛，映入我眼帘的居然是环形的如帐篷一样的屋顶。我心中大惊，立即从床上坐起。不对啊！这是木床！我的席梦思呢？

我赶忙环视周围，这根本不是我的房间啊！这就是一个蒙古包嘛！怎么回事，我怎么会在这里？难道是谁在和我开玩笑？可是愚人节早过了啊！我心里突然一凉，感觉很不妙！

难道……难道我是被绑架了？妈的！看来肯定是有人盯上老爸的保险柜了。臭老爸，闲得没事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啊！？害死我了！可是也不对啊！绑架的话为什么没有绳子捆住我，而且也无人看守？

算了，不想那么多了，先离开这里再说。我掀开被子，双脚迅速登上立在床边的一双靴子，就向我唯一能辨别的出口方向跑去。

就在我拉住那木门把手的同时，木门“吱啦”被推开了。迎面进来一个老妇人，包着红色头巾，打扮像极了过去的蒙古人。她一见到我就笑得特别灿烂地对我说：“※）\$#%*※ℓ¢#~%※~%**……”还特别兴奋地把我往里推。

我的天啊！这是哪国语言啊！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懂。难道这就是蒙古语？我只能无助地看着她，小声问了句：“什么？”结果她愣了一下，随即又笑开怀地把我接着往里推。

她把我推到一把大藤木椅子前面，接着一下将我按坐在了椅子上。她又转身将放在床头桌上的一身大红的衣服捧到我的面前。然后开始帮我穿衣，这期间她依旧是“叽里咕噜”地说着我根本听不懂的语言。

我只有被动地配合她，毕竟我也不可能有别的举动。一是她根本听不懂我说什么，二是我总不能打昏一个老人家然后破门而逃吧。可是不打昏她，就只能暂时听她“摆布”，希望等会儿能有机会给我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吧。

我究竟为什么会在蒙古包里呢？我早就已经确定一万万次这是现实，而不是做梦了。可是却也解释不了自己怎么会此时此刻出现在这里。这是蒙古吗？如果是，我又是怎样一夜之间由上海到蒙古的？是谁会和我开这样的玩笑啊！？

就在我苦恼迷惘之间，这位婆婆已经麻利地把一整套内袍加外袍的衣服给我穿戴整齐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取来了一双绣工精细的红绸皮靴摆在了我的脚边，然后单膝跪地就要为我穿靴。

我吓了一跳，天啊！我怎么能让一个长辈做这种事情呢？我迅速夺过她手中的靴子，抽出已被她抓住的一只脚，极其麻利地一脚登上，然后又穿

上了另外一只。

穿完后一抬头就看着她一脸惊讶，表情复杂地看着我，也不再说那些我根本听不懂的语言了。我被她看得心里打了个冷战，感觉鸡皮疙瘩已经在我身上列队了。

她注视着我大概有半分钟的时间，随即却又笑了，转身举起放在我身边托盘里的头饰。

红色的无顶无沿的头饰上镶了很多的白珍珠，正中间有颗极其扎眼的绿宝石，周围还包裹着一圈明黄色的玛瑙石。头饰的边沿都接着由小珍珠串成的珠帘，前面的珠帘较短，却在中间多了一圈似红宝石的珠子点缀。

哇！我有点惊呆了！这头饰简直是漂亮得一塌糊涂！就是在民族博物馆也没有见到过这么漂亮的蒙古头饰。

婆婆将那头饰在我头顶量了量，然后又将头饰放回了原处。接着走到一张大桌子前，那桌子上放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锦绣盒子，她在盒子堆里翻找着什么东西。最后她挑了一些小夹子似的珠花，然后拿着梳子走到我身后，开始为我梳理头发。

我忍不住又看了一眼放在地上的头饰，这一低头不要紧，眼前所见足以冲击我的瞳孔无限扩大。

我先是看到了自己身上大红外袍的裙摆脚上居然缀着二十几颗白珍珠，再往上所有的衣扣居然都是翡翠片，腰带正中间是颗椭圆形的蓝宝石，就连袖口上都是一圈的珊瑚珠。这身衣服上的物件要是都是真的话，拿去拍卖至少也是七位数字以上。

于是我更加百思不得其解了，如果是有人安排的这一切，又把我放进蒙古包，又找个说蒙语的老婆婆过来给我穿这身华丽的衣服，这么做会是什么目的呢？想不通啊！根本想不通啊！

婆婆动作很麻利，我能感觉到她将我所有的头发都盘到了头顶，并在最上面挽了一个扁髻。然后她绕到我身前，将那头饰十分小心地，缓缓地戴到了我的头上，那头饰拢住我头顶的发髻，并且不留一丝缝隙地刚好扣在我的耳朵上方。老婆婆赞叹似的“啊”了一声，然后兴奋得跑去拿来一面铜镜要我看。

我看向铜镜，铜镜里的人是我没错，可是我却惊讶得似乎连呼吸都停止了。从刚才我就一直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是现在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我总算知道是哪里出错了——这身衣服根本就是嫁衣！我现在是穿着蒙古族的传统嫁衣呢！



就在我脑子还没有更进一步的反应的时候，木门突然又被“吱啦”一声推开了。我条件反射地看向门口，一个穿着一身蓝色的蒙古服装，约莫三十岁左右留着络腮胡子的蒙古大汉兴致高昂地走了进来。他看着我高声地冲着我说到：“※）\$＃％※※ㄥㄥ＃～％※～％※*……”

“够了！说汉语！”我终于忍无可忍了，不管这场恶作剧的目的是什么，我都不配合了，我不玩了。

面前的两个人一脸被雷劈了的表情注视着我眼睛都不眨一下，我也气愤地回望着他们。

对峙了一段时间，那个大汉突然转过头去对着身边的婆婆说了句什么，那婆婆便躬身退了出去。

蒙古大汉走到我身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然后抬头看着愤怒的我一脸不悦地说：“妹妹，你又怎么了？送亲的队伍都已经准备好了，你还别扭什么啊？！”

“妹妹？送亲？”我惊讶了。这是什么跟什么啊？当了20多年的独生子女，我什么时候蹦出个哥哥来啊？而且送亲又是怎么回事？我是答应嫁了，但是也不应该是这种情形吧。

“妹妹，你就别装糊涂了，你现在就是死了，尸体我们也一样会运到盛京去。所以你还是好好准备一下，拜见了父汗，咱们就出发了。”他一脸严肃，无情地说着。

乱了！乱了！全乱了！他在说些什么啊！

他又接着说道：“真的别闹了，这些日子大家都快被你折腾死了。起先这婚事你自己也答应了，怎么婚期近了，你却又要反悔呢？你就别再无理取闹了，好不好？”他顿了一下，换了柔和的声音又道，“虽然父汗从小就宠着你，深怕你受一点委屈，可是婚姻大事毕竟非比寻常之事，一次受尽苦难的姻缘已经差不多毁了你。如今你都二十有六了，这次不嫁，以后怕是都别想嫁了。更何况嫁去大金有何不好，多少人盼还盼不到呢。”说到最后他都有点苦口婆心了。

越听他的话我心里越乱，我脑子分析这一切都是假的，但是我的直觉又告诉我他不是在做戏。但是这究竟是什么跟什么啊？说得我好像根本就是另外一个人。

“回答我，我叫什么名字？”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最简单的求证方法。我盯着他的眼睛问。

他莫名奇妙地看着我，那表情就像是说我疯了，但是他还是开口了。

“海——兰——珠！”一个一个字强而有力地从他嘴里蹦了出来。

听到前两个字的时候，我还在纳闷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可是最后一字出口的瞬间，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座冰雕。海——兰——珠?! 哪个海兰珠？清朝的海兰珠?!

“你是博尔济吉特海兰珠。”他居然站起来，贴近我耳边又强调地重复了一遍。

我脑子一片空白，似乎除了“海兰珠”三个字，别的一切的一切都被瞬间毁灭了。我静静地站着不动，不说话，没表情，甚至不眨眼。我的世界冰冻了，被那三个字冰冻了。

不知过了多久，这位哥哥突然拉着我，将全身麻木的我强行地拖出了蒙古包，跨出门的一瞬间，我彻底傻眼了。

如果说前一秒钟我心底其实还有一线希望认为眼前所发生的都是恶作剧，而现在我的希望已经彻底毁灭了，因为我看见一片白色的蒙古包有序地坐落在一望无际的绿草地上，而更远处一大队蒙古士兵正在装载着马车。

两行泪不知不觉地沿着脸颊滑落下来，我的视线模糊了。我难道回不去了？这已经不是一场恶作剧那么简单了。

我跑了出去，就算完全陌生的四周令我并不知道我究竟能跑到哪里，我依然想逃，想逃出这个荒唐，逃出这个破天荒的大荒唐！

可惜我并没有机会跑出多远就被人追上，然后瞬间我就被人扛到了肩头上。我唯一能看到的除了那绿绿的草地在我模糊的眼前后退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当我被摔回蒙古包地上的时候，我那位刚刚相识的哥哥居然发狠地瞪起双眼威胁着说：“海兰珠，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待着，你绝对没有机会逃了，我现在就去禀告父汗，咱们马上就出发。你别妄想了，你就是死了也是做大金国汗的女人做定了。”说完他“砰”地摔门而去。

我突然冷笑两声，我被命运愚弄了。此时此刻，我总算知道什么叫做“无力回天”。

大金？海兰珠？蒙古？——我居然在一夜之间回到了400多年前。我以前最鄙视的没有科学根据的时空穿越居然就这么铁一般地验证在自己的身上。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啊?! 为什么是我!? 该死的！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啊！我的父母，我的袁逢，我的工作，我的一切的一切难道就这么全毁了?! 完了！完了！全完了!?

我的人生没有期望了。我彻底完了！这是天要亡我叶海蓝啊！



第三章 沈阳

14

送亲的队伍行了大约一个月才到达了盛京外的小镇——兴隆。一个月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死而复生。

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我万念俱灰，加之寒冷的天气，又3天3夜几乎没有进食以及入眠过；到第四天我突然开始高烧不退，浑身的火烧得让我感觉自己是在死亡线上挣扎。

我除了不断地呓语，根本毫无意识，时晕时醒，不明白自己究竟身在何处？那时的我似乎放弃了求生的意念，只想死后能够回家，回到原来属于我的世界。多么可笑的想法。

如此状态持续了大概5天的时间，当所有的大夫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我却奇迹般地恢复了。因为我恍惚间看到了父母已是双鬓斑白，他们焦急地站在家门口等我回家，我突然之间清醒了！我告诉自己我不能死！就算不是为了自己，为了父母我也不能就这么放弃，父母倾注了他们全部的爱在我身上，如果我死了，不仅我完了，父母的人生也会随着我的生命结束而结束。我不能那么自私，只有活着才会有办法回家。

我对自己说：“叶海蓝！你的前半生活得太优越了，你太容易就得到了别人也许奋斗一生也得不到的生活，上帝总是公平的，现在需要你来拼搏努力换回属于自己的生活了！你不能做逃兵，不能一面对困难就退缩，那是懦夫的行为。你要活！而且你还要很好地活，你一定会回家！回到父母的身边。还有袁逢，他还在等着你呢，你决不能就这么结束了。绝对不行！”

当我努力睁开双眼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女孩子兴奋的惊呼声，接着她便跑了出去，不久我的屋子里便挤满了人。里面大概有一半是附近镇上的医者，剩下的除了随行的侍女之外，就是我那位哥哥了。

他焦虑地看着我，表情充满了心疼与关心。我突然觉得可笑，很想问